



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 马文晓 摄

千里碧波，万象流光。大运河，这条纵贯南北、润泽华夏的大动脉，承载着千年烟火与诗意时光，静静流淌于历史的长卷之中。而今，如何让这条河流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如何让它不止留存在古籍、碑刻与博物馆展柜，而是走入当代人的视野、心灵与生活？这是我们在策划《闪耀吧！大运河》之初就不断反问自己的问题。

文化的复兴，绝不仅是“再现”古意，更在于重新激活其与当代人精神世界的链接；文艺的创新，亦不仅是技术的炫目，更关乎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世界之间情感与认知的重塑。“新大众文艺”正是一种兼具审美高度、思想深度与情感广度的文艺实践。它以新审美、新代际、新技术、新格局为维度，寻求在内容、形式与价值层面上的全面突破与深度融合。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闪耀吧！大运河》以创新视角，重新讲述了这条千年水脉的故事。我们力图打破传统记录式表达的藩篱，跨越学术高地的“专”与大众表达的“俗”的鸿沟，构建一种可供古今对话、代际共鸣、技术赋能、世界传播共享的文化表达路径。

以光影焕新千年气象。“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古诗中流水清音，是否仍能拨动今日观众的心弦？答案或许藏在如何赋予传统文化以视觉上的“当代潮感”。《闪耀吧！大运河》摒弃了“板书式”文化纪录片过于沉稳的镜头语言，采用“真人秀”结构，将城市漫游、即兴互动等巧妙嵌入纪实探访之中。多机位航拍、延时摄影与水下摄影的应用，让古河之幽、灯火之暖、水面之韵，在4K/HDR技术的加持下熠熠生辉。

镜头之中，既有“千帆竞渡”的恢宏气象，亦有“篷窗灯影里”的人间烟火。正是这份潮感与烟火味并行、宏观与微观交织的影像语言，使古老的河道不再遥不可及，成为年轻受众日常生活与精神图景的一部分。

以共创编织多维叙事。文化的活力，归根结底源自代际之间的情感流动与意义共创。《闪耀吧！大运河》从一开始便力求打破传统的“权威讲述”模式，邀请跨代际中青年学者、设计师、科考博主与老匠人、船工并肩同行，构建“三代人三条故事线”。他们的视角与感受交织成一部流动的时代交响：既有对古法造船技艺的惊叹，也有对运河生态变迁的理性审视，更有对“诗与远方”人文意蕴的探寻。

□周 周

线上“走运打卡”征集活动更是将沿线市民原创视频内容剪入正片，形成“全民共拍”的叙事格局。节目中的圆桌沙龙，邀请青年学者与青年演员对谈，让学术思辨与诙谐幽默交相辉映、深度知识与轻盈表达互为表里。“让文化议题活起来”并非口号，而应通过多元共创机制设计，让不同代际群体真正成为文化传承的共谋者、共建者、共享者。

以未来之光复活古韵新声。“千年如一梦，梦回运河畔。”技术，让梦境可被“实拍”，也让他历史“同时在场”。节目大胆运用XR立体投影，复原“千帆竞渡”的盛景，令观众沉浸于“过去进行时”的时空幻境。值得一提的是，节目全链路4K/HDR制作，不仅服务于国内电视端与新媒体端，更同步适配海外OTT平台与博物馆巨幕放映。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炫技”，更体现出“历史复活”“情感触达”“产业延展”三重价值维度的有机融合。当技术与文化彼此赋能，传统意象便可穿越光年，焕发出跨代共情的生命力。

以世界视野拓展民族叙事。大运河的故事，从不止于“一河两岸”，而应成为联通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文化航线。《闪耀吧！大运河》拍摄线路横跨南北多省，四大拍摄组在统一制片统筹下高效协同，探索出大运河文化带的区域协作新模式。更重要的是，节目同步推出“走运河CityWalk指南”，将荧屏线路直接转化为周末文旅产品，形成“影像—文旅—产业”三位一体的文化链条。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运河不仅承载着千年的物质交流，更塑造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面对新时代传承生态的深刻变革，唯有不断创新表达形态、拓展传播边界、深化情感联结，方能使这条文明长河在时代洪流中持续闪耀。

《闪耀吧！大运河》所践行的新大众文艺探索，既是一种内容策略，也是一种文化理念：让大众成为文化表达的主角，让技术与审美并进，让地方故事与全球视野互证，让古老文明在今日光影的映照与心灵的共鸣中得以重生。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研究员、网络文化节目《闪耀吧！大运河》总策划）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与历史记忆。近年来，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等一批紧扣运河主题的现代化博物馆相继落成。它们以独特的建筑设计、珍贵的馆藏文物与前沿的科技手段，共同勾勒出大运河文化的壮丽画卷，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这些博物馆以各自的方式，将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元素，巧妙地编织进建筑语言里，用独特的形态样貌讲述着运河的故事。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稳稳停靠在古老的三湾运河岸边，充满现代感的风帆造型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与蜿蜒的河道相映成趣，本身就是一道壮观的运河风景。洛阳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则用另一种方式讲述运河故事。走进馆内，抬头望去，整个吊顶设计成了一面巨大的“帆墙”。这些“帆”是由一块块唐三彩陶瓦挂板精心拼接而成，每一块菱形单元都由13根陶瓷管组成，既巧妙呼应了洛阳“十三朝古都”的历史，也代表着大运河沿线最重要的13座城市。来到通州大运河畔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运河上的帆船：共享大厅的屋顶线条流畅，宛如

镜头下的运河档案

□马文晓

在我的镜头里，不仅有闻名于世的北京中轴线、长城、故宫、颐和园，更有承载千年历史的大运河。如今，乘坐大运河游船，远远就能望见正在崛起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那里的大运河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三大建筑，流光溢彩，美轮美奂。

这十多年来，我已习惯每天清晨5点多被闹钟唤醒，背上陪伴我许久的相机，带上镜头，从北四环的家中出发去拍摄。说起我与大运河的缘分，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我还在某大型企业集团工作，恰逢北京五环路、六环路开工建设。为了记录新世纪北京交通建设的发展成就，我开启了一段航拍北京的独特旅程。

2002年8月的那次经历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乘坐R22轻型直升机，从北京定陵机场起飞。狭窄的机舱里只有两个座位，为了取景，我不得不举着相机，将半个身子探出舱外拍摄。“晕”是当时最直接的感受。身处那样的高空，说不害怕是假的。直升机在气流中颠簸，我必须死死攥紧相机，努力稳住身体才能对准焦点。就在那次飞行中，我第一次在空中俯瞰到通州大运河那雄浑壮阔的身影，用镜头定格了如今北京市副中心区域的往昔风貌。

当时，那片区域还是典型的污染重灾区，东方化工厂及众多中小型化工企业密集分布。可以说，那里曾是北京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年航拍时，即便身处300米高空，刺鼻的气味依然可闻，目之所及尽是黑黄斑驳、一片荒芜。我一边拍

摄一边不禁担忧：流淌千年的大运河，还能重现昔日水清波平的模样吗？

时光荏苒，手中的相机换了，镜头也更新换代，如今我主要使用无人机和手机进行拍摄。然而，我的拍摄对象始终未变——依然是大运河。我的电脑里如今已积累了数千张照片。它们忠实记录着北运河北起点至北京界内40多公里河道的沧桑巨变，为大运河北京段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生态蝶变”视觉档案。曾经那片污染严重的土地，如今已是5A级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2022年，我再次乘机航拍。这一次，俯瞰大地，映入眼帘的是城市副中心一片蓝绿交织、生机盎然的壮丽景象。

不知不觉，我拍摄大运河已逾20载。回望这些年积累的作品，一座座大型公园在通州区渐次铺展。大运河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将“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动人生态图景呈现于世人眼前。

（作者系航拍摄影师，本文选自《江山壮丽说大运河》一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25年1月）

杭州运河文化公园

大运河北起点 马文晓 摄

运河畔，民间文艺的生长与传承

□刘先福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历经沧桑的大运河以焕新的面貌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全长近3200公里，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从北到南串联起8个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如今，经过整治疏浚的运河景观风光无限，横跨河道的座座桥梁、闸坝，两岸的码头、驿站、民居、会馆一同见证了它的复兴之路。

大运河民间文艺以水运文化为基本特征，深刻反映了沿岸民众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信仰，涵盖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美术、手工艺等多个艺术类型以及相关的民俗活动。这些古韵新风汇聚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符号，并形成一套专属于运河人家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水上的水上文脉”。

大运河民间文艺与一般民间文艺类似，都有着突出的整体性。运河沿岸的民歌、传说、技艺、风俗，都源自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从不同角度对运河生活的理解和阐释。举个例子，运河上最多的建筑是桥，关于这些桥有各种口头传说——有的讲造桥的原因，有的讲工匠的修建过程，还有的讲桥上发生过的轶事。而且修桥的建筑工艺、栏杆上的雕塑和图案，乃至这座桥在老百姓人生仪礼中的功能，也都是运河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与一座桥有关的民间文艺的总和就是当地文化的一个缩影。

由水而生的大运河民间文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是交融性。大运河修通后，随着人口迁徙，中原与沿海、南方与北方互动频繁，一些城市因运河而兴，经济活跃、文化繁盛。所谓“商路即戏路，水路即戏路”，杂剧的南下，昆曲的北上，大量传统表演艺术的切磋、衍变与传播都有大运河的功劳，“徽班进京”更促成了国粹京剧的诞生。借助繁荣的漕运码头，北京玉雕、杨柳青年画、扬州漆器、苏州刺绣、杭州丝绸等传统美术与手工艺品扩大了销路，它们的制作技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然还有烹饪技艺和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这些民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渗透到运河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沿岸民众的衣食住行离不开运河，生产劳作离不开运河，年节仪式更离不开运河，他们从小到大自觉传承着大运河的生活文化。运河水总是流动的，运河生活也因此有了活力，作为生活本身的民间文艺，于是就有了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沿运河兴起的商业文化，形成的市井风貌，不仅是民俗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民间文艺创编、播布、流行的背景和依托。大运河民间文艺的创作者们通过讲述、歌唱、民俗活动等形式，诉说着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大运河像一个巨大的“传统池”，从古至今，我们都从这条水道中汲取养分和能量，也在不断向这水道注入时代的脉动，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这既是水的特质，也是大运河的文化底色。今天大运河通航的意义不在于交通运输，而在于接续了古人和今人文化精神

的对话，在于多元文化互动中的不断再创造。我们可以在各地的博物馆中探寻大运河留下的历史记忆，通过最新科技“看见”往日舳舻千里的繁忙场面，近距离体验运河沿岸“五行八作”的民风民俗。伴随非遗保护工作的有效推进，节庆庙会活动的蓬勃开展，一度衰落的大运河在新时代焕发了新光彩。

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也是民间文艺生长的一条重要根脉。运河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的大运河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意义确是独一无二的。对中国人民来说，大运河有着不可替代的认同功能与凝聚价值。这些大运河民间文艺与民俗传统必将为当代文艺创作注入新的活力，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长篇小说《北上》、民族歌剧《运河谣》、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曲艺晚会《说唱大运河》等运河题材优秀文艺作品的成功，证明了民间文艺蕴含的人文内涵和乡土情感不会过时。

如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正当其时，对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遗产意义重大，对大运河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发展同样影响深远。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塑造了沿岸人民以水为根的生活文化。如果你有机会去大运河沿线走走看看，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水运文化的魅力所在，感受到民间文艺生活的永恒动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在博物馆里“遇见”大运河

□本报记者 杨茹涵

一艘巨船的船身；旁边陈列大楼的屋顶高高扬起，恰似一面鼓满风的风帆。连接这两部分的是一条长达270米的室内“水街”。漫步其中，光影变幻，水流般的线条在身边延伸，仿佛穿行在流动的运河之上。

馆内珍藏的文物，是运河历史最真实的见证。在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最令人震撼的展品是一段长达25.7米、高8米的“老汴河”河道断面。它像一本摊开的巨大地质史书，清晰地勾勒出自隋唐至明清的地层变化，河床的淤积、清淤痕迹历历在目，无声诉说着运河千百年来的沧桑变迁。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展厅里，一艘沉睡在隋唐漕渠故道中千年之久的“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重见天日。长达20米的巨大船体虽已斑驳，却依然能让人想见当年千帆竞发、漕运繁忙的盛况。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常设展中，一方不起眼却意义非凡的金代宣威将军石宗璧的墓志静静陈列。它上面清晰刻着“通州”二字，这是北京地区发现的最早关于通州的文字记录，是通州建置的“硬凭证”，为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标注了历史的起点。

要让千年运河的故事真正鲜活起来，走进当代人的心里，离不开现代科技的赋能。这些博物馆巧妙利用数字技术，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为古老的运河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常设展厅“因运而生——大运河街肆印象”，创新运用“城市历史景观再现”理念，打造了一个活态的沉浸式空间。隋唐运河、京杭运河、浙东运河的市井繁华被生动还原，游人穿梭其中，就好像踏入了运河沿岸不同时空

的繁华街巷，历史的距离瞬间拉近。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不息运河”沉浸式体验展，使用巨大的三折幕投影与前沿的三维衍射系统共同构建出一个梦幻空间。燃灯塔的巍峨光影、开漕节的热闹喧嚣、灯笼会的流光溢彩……这些鲜活的运河风情在眼前流转升腾。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用数字技术讲述运河上的“小故事”与“大历史”。走进“一粒米的漕运之旅”互动区，观众可以直观地跟随一粒漕粮，体验从江南征收、千里漕运到最终归入洛阳含嘉仓的全过程，城市与运河相依相生的壮阔史诗在光影交织中磅礴上演。

这些运河主题博物馆，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文化地标，以立体化的叙事方式，将运河文化的千年积淀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时代表达。从建筑形态到馆藏文物，从历史记忆到现代科技，它们构建起多维体系，成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这些博物馆不仅串联起大运河的前世今生，更将静态的历史遗产转化为可知、可参与的活态文化体验，让千年运河的文化血脉重新流淌在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成为构建国家文化记忆、涵养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